

鍾叔河著

書

前

書後

海南出版社

鍾叔河著

書
前
書
後

海南出版社

琼新登字04号

书前书后

责任编辑：苏 斌

封面设计：郭天民

*

海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11.25 字数：131千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：3501—8500册

ISBN 7-80590-149-X/Z·3

定价：15.00元



鍾叔河



滾燈——清代民間版畫

(維也納民俗博物館藏品)



滚灯——清代民间版画

(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品)

(参看第四十五至第四十六面)

序

黄 裳

钟叔河先生以所著《书前书后》稿见示，命写小序，因得泛览一过。做序是不敢，只聊记我的读后感而已。

叔河先生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，从他经手编定的书和写下的序跋中，很可以看出一种特色。这里面有反映近代中国人西方观的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有重印久已绝版的文史丛著的《凤凰丛书》，而数量最大、用力最多的则是重刊周作人的遗著，除了散文集的单行本外，还辑有《知堂书话》等六七种。周作人研究今天已经颇为热闹了，遗作选本的刊行也有了许多种，好象一切正常不成问题，但在五六年前却不是这样，在这里可以看出编者的胆识。努力

提供旧籍遗文，供读者阅读，也使研究者有所凭藉，正是功德无量的事。他说自己不想当研究家，但实际并不如此。搜辑遗文固然要花许多力气，但他的为周作人《儿童杂事诗》作笺释，却更能看出其功力之勤。最难得的是他对周氏著作读得那么仔细，用考据家“本证”的方法，借了诗人自己的话来阐发诗意，有手挥五弦、目送飞鸿之致。笺释者自己也为之自喜，说过“虽不敢妄拟郝兰皋之覃精钻极，亦可谓已尽心尽力刻意搜寻”，其实笺释取材之广、取径之多，即郝君亦有所不及。这本笺释实在可以看作研究工作的一种新的尝试，也不愧为范本。其出发点正如笺释者所说，“生为中国人，于吾土吾民之过去现在及未来，实未能忘，亦不敢忘”。这几句话，看作作者在出版园地中辛勤劳动的解说，也是极恰当的。

作者又是善于文章的。《儿童杂事诗》笺释后记结尾处只摘录周作人日记记事数则，不加论断，而文化大革命的气氛已跃然纸上。最后

说，“日记即止于本日，距重录此编仅九日，盖即其绝笔矣。”这是很沉痛的话，却闲闲落墨，别无渲染。如果寻根溯源，这种笔路风致，可以到东坡、山谷、放翁的题跋里去找。有如人的面目表情，有的只是一微笑，一颦蹙，而传达情愫的力量却远在横眉怒目之上。我是爱读读书笔记的，于吸取知识之外，更看重文字风格的欣赏咏味。可惜这样的作品难于遇到，不是板起面孔说教，就是冗长枯燥，令人有填鸭之感，其能通达物理人情并有辛辣或诙谐情味的百不得一。作者的一系列读书笔记则读来有入口即化而又富于营养之妙，正是我所爱读的文章，虽是随笔短篇，却并非一挥而就。如《读豫陕川行小纪》，就是查阅了历史资料后才下笔的。过去人们在书房里做《汉武帝论》的大约很不少，却不可能找到一篇这样的文字。

《走向世界以后》的一系列短文是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编成以后之作。作者陆续收集此类作品有两百多种，可谓大观。这样说来，他又

是个藏书家。他的这一套专题书藏确也显示了独特的识解。多年来我也跑跑书坊，也常常遇到这类书，但不能认识其文献价值，都轻轻放过，筐中不存一册，想想又不能不使我感到惭愧了。

一九九二·三·廿一，黄裳记。

书呆子一路

张中行

钟叔河先生住湖之南，我住河之北，相距弱水三千，只今年夏他北来，住东华门外翠明庄十许日，我们在我的城内住处景山之左见一面，招待他一顿晚饭。他著作等身，如果连编印的也算在内，就要“超”身，可是我手头只有两种，其一是周作人、丰子恺《儿童杂事诗图笺释》，是掏自己腰包买的，其二是《书前书后》，是他北来过访时当面送的。见一面，相聚不过三四个钟头，即使是长舌妇，又能谈多少？总之是很想多了解而了解并不多，可是我仍然想写他，是因为，即使只根据皮毛，也觉得很多方面，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及；或者退到家门之内，专打自己的小算盘，与我臭味相投。所以，也曾沉吟一下，最后还是

决定写。

他的行业是全套书呆子一路，由读书、写作直到编辑、出版。读书和写作，闭门家中坐的事，不可见，也就难说。说容易见的编辑和出版，总的说是成就非常大，分项说呢？想偷懒，抄黄裳先生的：

“叔河先生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，从他经手编定的书和写下的序跋中，很可以看出一种特色。这里面有反映近代中国人西方观的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有重印久已绝版的文史丛著的《凤凰丛书》，而数量最大、用力最多的则是重刊周作人的遗著，除了散文集的单行本外，还辑有《知堂书话》等六七种。”（《书前书后》序）

这段话着重说“编”，但是透过编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其他情况。以《走向世界丛书》为例，他在《走向世界以后·小引》里说：

“我喜读近代人物的外国游记，陆续搜集了两百多种。一九七九年到‘湖南人民出版社’后，开始从中选编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已经印行三十

六种。”(《书前书后》第153页)

单是这方面的书就搜集两百多种,其访书之勤和读书之多就可想而知。这还是其小焉者,更值得重视的是有忧国济世之心,这心来于见识和情热。见识是看到我们头脑的落后面,主张多吸收些西方的。张文襄公也主张吸收西方的,但那是“西学为用”的“用”,火车头、迫击炮之类,至于头脑,就还要“中学为体”。张文襄公远矣,就是“五四”,吆喝一阵德先生、赛先生之后,又大几十年过去,我们不是依然听到万岁声震耳,许多人迷《卜筮正宗》(包括其老祖宗八卦和《易经》)和《奇门遁甲》之类吗?所以确是应该开开眼界,看看人家怎样管理众人之事,怎样根据引力定律计算哈雷彗星轨道。尽弃其所学而学,不易,所以,仍是书呆子的一贯想法,要由灌输新知识下手,钟叔河先生的奔走呼号,编印《走向世界丛书》,就是为这个。奔走呼号,是情热;想当是与“反”字有关吧,被投入牢狱,定期十年,天地易色之后,计已住九年,放出,仍是奔

走呼号，是更大的情热。我就不成，外看浮世之态，内省自己之心，只求能够独善其身，不敢妄想兼善天下。这有所得，是借祖传法宝明哲保身之力，躲开牢狱；也有所失，是至多只能写一点自怡悦的，而不能写以及刊印有关经国之大业的。这样，与他相比，我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了。

说到相比，钟叔河先生的不可及之处还有很多，都与博大而深入有关。想只说我印象最深的两种，重刊周作人遗著和书籍的编印装帧。先说前一种。周作人是我的老师，我在家人也守妄语之戒，对于他的学识文章，我很钦佩，因而认为，他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，值得读，吟味其内容，学习其表达。可是他的为人有问题，是抗战时期，他不只留在沦陷区的北京，而且出了山。学识文章和为人走了歧路，我们要如何对待呢？很难。一笔抹杀？他像是与卖身投靠的诸宵小不尽同，何况还有著作具在。谅解吗？传统和常识都会不允许。我前几年写《负暄琐话》和《负暄续话》，多谈到北大旧人，就碰到这个困

难。依照晋惠帝的分类法，对他的看法有私和官（公）两种。所谓私是顾念私情，我取古语“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”之义，认为他卖得太贱，或者说，用历史地位换不体面的禄位，不值。撇开私就不得不改为说公道话，于是写《苦雨斋一二》，开门见山就说，他是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为人，大事糊涂，小事不糊涂；写《再谈苦雨斋》，说他心中具有神鬼二气，不幸一时神鬼交战，鬼竟占了上风。这是说为人。至于说著作，我就认为，不当以人废言。可是不当废的言要有托身之地，即印本，经过几十年（其中还有文化大革命）的不能见天日，哪里去找呢？所以限于“希望”，我也主张，应该印，甚至全集，如其老兄的，上市，卖。说限于希望，是因为，一，公然推崇周作人，纵使限于著作，也怕有人在背后指脊梁骨；二，工程浩大，我既无此魄力，又无此精力。是前几年，因为介绍出版译本《一知半解》，我同岳麓书社拉上点关系，他们有时就寄赠一些估计我会有用的新印本。其中有几本是周作人的著作，我见到，

曾经一惊，惊的是，竟有人做这种傻事，而且居然得到上方的点头。后来探询，才知道是钟叔河先生主持印的，并且有大计划，是陆续印，直到出齐。这其间，我又见到《知堂书话》《知堂谈吃》一类书问世，也出自他之手，我才知道，在这方面，我只有一点点朦胧的想法，而钟叔河先生真就大干起来。

是九十年代初吧，湖南传来消息，钟叔河先生所在的出版社改选，他的总编辑职位未能保住，改到新闻出版局去任编审。是不是受了周作人的连累？不知道。但推想人亡政息，继续刊印周作人著作的豪举总不能不放弃。不出所料，以后就不再有周作人著作的新印本寄来。水流花谢，日子一长，我也就把这件事情放在脑后了。直到见到钟叔河先生，才知道情况并不是水流花谢，而是水已汇成巨流，花将开得更大。是晤面的那个夏日的下午，我们谈得很多，专说有关周作人的，他说他正在着手刊印《周作人散文全编》，材料，上方允许，家属条件，出版处所，差不

多都已办妥，不久可以陆续发稿，所以他很忙。关于材料，他的搜求的本领真使我五体投地，是许多不经见甚至很少人知道的，他都有，如日记，他已拿到全部复印件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印全集，他说这已经很难，是经过多方面努力，用多种办法，才闯过来的，如果称为全集（像是有纪念性质）就更难了。我说这样一来，诗，新的有《过去的生命》，旧的有《知堂杂诗抄》，就没办法了。他说他打算在散文之外，另编一本，新诗横排右行，旧诗直排左行，似两册而合一，并想请我写序文。我说这是师辈的手笔，在书前说三道四，不敢。他没有退让，只好都认定，到时候再说。其实，说私心话，他从事的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大事业，虽然以他的才学和经验，必游刃有余，如果我能够尾随搬一些零砖碎瓦，算作未袖手旁观，总是既应该又求之不得的。

再说后一种，书籍的编印装帧，钟叔河先生的造诣也是超常的。编印装帧好，指的是一本书，拿到手，还未读文字，翻翻，觉得美，可爱。这